

“门牌号”收藏

□施国标

晓军是一位普通的企业职工，他的业余爱好是收藏“老物件”。

但令我更敬佩的是，他还做着动迁户“门牌号”的收藏。一张铝制品要它干吗？是的，这张连“拾荒人”不屑的门牌号，晓军却把它当成了宝贝，用他的话说：“我要为他人留住曾有一处住地的念想，寻找一份乡愁的记忆。”至今收集到动迁户门牌号已达200余件，满满钉了四门板，放在他家的一间老楼房的走廊里，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晓军一面做着老物件收藏，一面就做着“门牌号”收藏，又坚持了这么多年，我想在收藏界是不多见的，何况“门牌号”是现代物，不像“老古董”有价值，而这些当今的“门牌号”基本不会有升值空间，但晓军还是做了，他认定的是：一张门牌号，就是一份记忆，是社会发展的记作物，这就是它的价值。于是晓军远的开了汽车去，近的骑着电瓶车去，只要哪里有动迁点他决不会放弃，一年四季不管有多大困难，他总会出现在现场。其实收藏“门牌号”比收藏老物件要辛苦得多，老物件，有的是有人送上门来的，有的则自己只要上门看一看，不费多大的辛苦气力，而收藏门牌号，你非到现场不可，如失去了时机，有可能早被运输车当作砖屑运走了。但晓军甘愿去忍受这样的经历，还乐

此不疲，从中既有哭笑不得的事，又有意外收获的事：

严晓军戴一副近视眼镜，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从气质上看就是一位文化人，但在断壁残垣的动拆迁废墟滩上，却常被人误认为拾垃圾的人，还要被一些拾荒的人前来责问，说是侵犯了他的地盘。面对如此尴尬局面，晓军只得横竖做解释，这些陌生人才给了晓军一张笑脸。当然在动迁点上获取一张“门牌号”并非轻而易举，现场都是断墙残壁，“门牌号”大都被压在废墟里边了，但严晓军为了“收藏”全然不顾这些，他拿着螺丝刀，下蹲着身子、吃力地从缝隙中取出一张“门牌号”，一不小心，自己的手指头被螺丝刀戳破了，但他忍着。

晓军说“动迁点不管处在哪，只要被我看到了，是不会放过它的。”有一次，晓军来到南浦大桥附近朋友家白相，当他坐上公交车回家时，晓军从车窗外发现了一处拆房动迁点，他感到眼睛一亮，当机立断要去看一看，于是他一到下一个车站便下了车，重新乘回朋友家。他拿了工具，借了朋友的电瓶车来到拆房点，这一次他收获颇丰，一下子收集到了几十张动迁户的门牌号。

如此不辞辛劳的“门牌号”收藏，也让晓军有意外的收获。

去年，老港滨海开发如火如荼，一大批民房要拆，晓军

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择日而去。惊奇的是，晓军竟在动迁房里拾到了一叠老照片，并在一合影照中竟发现了自己的父亲，上书一行字：“南汇县安全干部合影”。晓军晓得父亲曾在乡里当过安全干部，现照片里的父亲是毋庸置疑的。不过，晓军的父亲已故世好几年了，难道父亲在天有灵，是在暗中支持着自己的这份业余爱好吗？晓军不禁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去年8月份，一路超大伏高压线穿越外灶境内，在老街以北的几户人家也同样遇上了动拆迁。想不到的是，当晓军来到现场寻找“门牌号”的过程中，居然又拾到了一张合影老照片，他仔细一看，竟然也有自己母亲身影，上面也有一行字：“南汇县妇女党培训班学员学小组合影，1961年11月8日”。当晓军把这张照片给现年87岁的老母亲看时，她竟还能叫出了许多个人的名字。

有辛苦、有惊喜，晓军的业余生活十分精彩。

我是在晓军的宅上听完了晓军的这些故事，我被晓军的执着收藏所感动，我想：一张门牌号，就是一颗露珠，折射着大地上的多个精彩世界，晓军的这份认真是值得的，当然价值不在面上的几个阿拉伯字母，而是其内在意义的解读。

正月十五的倾心相见

□李志石

正月十五，月圆人团圆。在这个充满欢乐与祥和的日子里，有一种美好悄然绽放，那便是最芬芳的灵魂倾心相见。

这一天，人们也会放飞孔明灯、赏花灯、猜灯谜。

正月十五的月光下，人们在这一天放下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与家人、朋友、恋人在一起，共同庆祝这个团圆的节日。

然而，我想，正月十五，不光是赏花灯，猜灯谜，吃元宵。在这个过程中，要让我们的心灵得到洗礼与升华，变得更加丰盈与美好。我们学会如何去爱，如何去关心，如何去付出。更多的是让最芬芳的灵魂倾心相见。

让最芬芳的灵魂倾心相见，是一种难得的缘分，更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幸福。它们

如同春天的阳光，温暖而明媚；如同夏日的微风，轻柔而舒适；如同秋天的落叶，静美而诗意；如同冬日的雪花，纯

洁而浪漫。

人与人的交往，宛如一朵绽放的花朵，美丽而复杂。在这繁花似锦的世界中，我们常常渴望能够与人倾心相见，如同花朵与蜜蜂的邂逅，彼此间流露出深深的欣赏与喜悦。

然而，现实往往并非如此简单，人与人之间的倾心相见，常常如同雾中的花朵，模糊不清，难以触及。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和理解也是倾心相见的重要前提。尽管倾心相见难以实现，但我们仍然应该怀揣着希望与勇气去追寻它，真正地实现倾心相见。

这样的倾心相见，如同破晓时的第一缕阳光，温暖而美好，能够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这样的倾心相见，无关乎年龄、身份、地位，只关乎灵魂深处的那份真挚与纯净。

这样的倾心相见，如同夜空中最亮的星星，互相照耀，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互相温暖。相互诉说着彼此的过往，分享着彼此的喜怒哀乐。懂得珍惜，懂得包容，更懂得如何用心去倾听对方的心声。

每年的正月十五，月色如水，洒落在人间，为这个世界披上了一层银色的纱衣。这真诚的心，承载着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敬仰，人们共同走过熙熙攘攘的庙会，品味着各种美食的香气；共同欣赏着精美的花灯，感受着传统文化的魅力。

正月十五的夜晚，成为我们倾心相见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份美好并非偶然，而是缘分的安排。那便是最芬芳的灵魂倾心相见，如同花儿与蜜蜂的邂逅，彼此间流露出深深的欣赏与喜悦。

在正月十五这个充满欢乐与祥和的日子里，让我们的身心紧紧相依，共同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让这份美好的记忆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间，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

难忘北极那片璀璨的星空

——读詹超音散文集《北极星空》

□邵天骏

一个人的青春年华，是最为珍贵的美丽岁月。不到16岁的詹超音，那时却已经奔赴我国最北面的边城漠河插队落户。五年的知青生涯，不仅承载了太多的时光记忆碎片，而且总是在心底里难以轻易地抹去。于是，他的散文集《北极星空》，便给读者带来了一行行滚烫的文字。阅读其间，人们自然而然地或掩面沉思，或潸然泪下，或引发共鸣。

这本近14万字的散文集，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每篇散文的篇名既高度凝练，又带有浓郁的北国特色，像《跑冰排》《黑瞎子》《疙瘩汤》《撮罗子》《捞麻》《土窑子》等，从中折射出了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密码。北极的美是无处不在的，北极的星空无比清澈而又分外璀璨，而北极冬天的模样更是让人心醉却也非常刺骨寒冷。那种刻骨铭心的感受，对于没有经历过零下四五十度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也是难以从容感悟的。

北极的璀璨星空，酝酿了这片土地上知青的喜怒哀乐和人生的一个转折。而知青大都不擅于农活，尤其是在黑土地上的劳作异常艰辛。要想在这里很快立足，其实不容易。比如爬犁这个活儿，就很不简单。作者在散文《爬犁这个玩意儿》里，以其独特的眼光，让人仿佛看到了爬犁的近在眼前，且操作的不易，尤其对南方而来的人而言。可是，“男人都得会爬犁”，自然也就尝试着“去使唤”、去学习。虽然收获各有不同，但这样的情景和为此付出的代价，常常会深深地烙在一个人的心中。

如诗如画的这篇散文，将北极的冰雪世界与农村的劳作和交通用的爬犁景象一并呈现，不经意间显得通体透亮，就如同雕塑般令人心生敬意。细微之处的写实写意，充盈着北极那特有的印记，也使整个冰雪世界与爬犁这个玩意儿有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呢喃与交融。它不在于辞藻的曼妙华丽，而更在乎美的无限升华。在这里，人们悄然间看到了爬犁的不少神奇作用，看到了驾驭者的各项梦幻操作，爬犁的活儿活灵活现也由此进入到了精彩纷呈的广阔空间中，人们自然会对人与马的配合乃至默契程度不由得会心一笑。

对于北极，散文集里作者较少描摹自己插队时干的农活景象，倒是对当地的奇山异水、松树桦树、令人喜爱的各种小动物着墨不少。也许，这也是寄居他乡、经常见到、印象特别深刻的自然抒发吧！这里漠河的北，堪称北极，与中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南极村可谓泾渭分明：一个是冬天寒冷，一个是夏天炎热；一个是白雪飘落，一个是棕榈树叶摇曳，皆叙说着我国北极与南极的不同地理风貌，也勾起了作者对第二故乡的深深眷恋和真实情感。诚

然，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忍忘怀的。

兴安岭大地，总能见到无穷无尽的白桦树，由此形成的白桦林之壮观让人惊叹不已，好看极了。散文《白桦树·白桦林》开头，俨然就是一幅美不胜收的撩人画面：“在兴安岭，最多见的是落叶松，其次便是白桦树。无际林海，白桦随处可见，常见与红松、落叶松、山杨混生或成纯林。桦树形态各异，枝叶扶疏，洁白雅致，十分引人注目。”各种林木，高矮不一，粗细相间，形态各不相同，却一点一滴热情回应黑土地的无私恩赐，以至于与落叶松一起，构成了顽强生命力的美好象征。曼妙的文字组合，无不透着生命的灵动感，无不反映出大自然的杰作，无不成为流淌在人们心中的一段美丽音符和一个鲜明符号。

白桦树几乎全身都是宝。特别是桦树皮可以制作成各种漂亮的器物，用它在林间搭建一所所简易的住所也是蛮不错的。作者的笔墨浓淡之间总是恰到好处，委婉透露心扉，且是游刃有余。在温婉的语言里，它惜字如金，因而每一个文字凸显优美与饱满，就宛若一股清风扑面而来。尤其是“白桦林大多与松林生长在一起，像感情笃深的恋人，根连着根，枝攀着枝，共生共长，人们称其为‘松桦恋’”，其拟人的手法、隐喻的表现、情感的温度，都使一行行文字变得分外耐读，充满了可以反复咀嚼的原汁原味。此外，还有诸如一对夫妇专门来到白桦林里演奏歌曲《白桦林》，更使白桦林的意境由此变得丰满和豁然开朗起来。

詹超音是擅长于写散文的。他用一篇篇精美的散文记录组合成的《北极星空》，有着他自己青春岁月的清晰影子，有着那个年代许多知青的独特风景。而所谓的最北之地，本身就是一个令许多人感兴趣的话题，何况又是在插队落户的那个年代，从某种程度上说，亦是一种岁月的回眸。青年年华，酸甜苦辣，乡情友情，尽管都已成过往的记忆，却仍然是脑海深处得以延续的最大牵挂。爱，永无止境。捧读这本叫人喜欢的散文集，我深切地感受到了难以忘却的北极那片璀璨星空。

咏元宵

□董德兴

即领春风和雨潇，
又随啼鸟赏元宵。
庭前调韵声传醉，
江上悬灯影动摇。
玉女镜中移蜡烛，
嫦娥云外露蛮腰。
童心圆起儿时月，
照耀梅花映海潮。